



两个家园

□南泽仁(藏族)

远山还在落雪,天地白茫茫一片。南吉一家四口,一人背着一个膨胀的氈口袋向着深谷走去,经过谷口的防疫卡点,执勤的人向他们询问去向,南吉说:“我们要上牧场去给牦牛喂粮食,很有可能会住上一阵子。”南吉说话的声音很响,“牧场”两个字像带着光似的闪耀了一下,但那一刻刚好吹过一阵风,很快就和她的声音吹散、吹远了。她随着风向看去,玉米地里飞旋着几张塑料薄膜,像几只从未见过的灰色鸟雀。执勤的人在一本册子上记录了一些草根一样的字迹,那是南吉一家人的名字,还有他们上山的时间和预计的下山时间。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抵达了牧场,雪还在不住地落,三间木屋要被雪埋没了。南吉把口袋卸在木屋外,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帐篷朝周遭大山呼唤:甘松——权参——秦艽——俄吉秀……许久之后,牧场下方的山道上,一头牦牛顶着一对月牙样的角冒了出来,身后跟来了两头小阿戈牛。木屋后方也有牛蹄踩响雪地的声音。紧接着,他们看到了一头又一头的牦牛。这些被南吉以草场命名的牦牛正从四方赶来。俄吉秀甩着尾巴奋力第一个走向南吉,它头顶的角和落在雪地上的影子为南吉口袋中的粮食开出了一朵莲花。南吉双手捧起粮食去喂食俄吉秀,它吐着热气舔舐,南吉抚摸着它的额头,安抚它,它眯缝着眼睛体味,牦牛们秩序井然地去领取各自的那一捧冬粮之后,并不马上离去,它们散开在牧场边上安闲伫立,走动。南吉放眼苍茫雪山说,还有27头牦牛未到呢,它们可能是去了更远处的山林寻找常青冷草。

冰雪封冻了牧场后方的溪水,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煮雪熬茶,吃黑青稞糌粑。扎巴解下皮靴上的裹脚布,默念:南吉知道扎巴是在占卜那群走失的牦牛。她很快摘了一把别在房檐下的干柏枝放入火塘边上熏烤,好

让扎巴的布更加庄严。卜算完,扎巴摇了摇头,接着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轻笑。南吉也不追问结果,仿佛已经意会。更多时间,南吉是站在朝北的小木窗前眺望着,她在等待雪地里慢慢走来那27头没有吃到一把玉米米的牦牛。两个孩子不时望一眼南吉定格在窗前的背影,他们觉得这样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俩在火塘边低声商量,用茶渣子拌玉米米,装满几只木槽,牛儿们归来自然会循着香味去吃……等南吉再回到火塘边落座的时候,两个孩子充分发挥储备在脑海里的知识,展开了一场辩经式的争论。南吉听着听着像忽然顿悟了似的,她即刻刻了火塘里的炭火,领着一家人踩着二尺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山去了。

他们的头和脸都包裹着厚厚的围巾,回到坝口的防疫卡点接受体温测量时,他们用立汝语问候执勤的人,好让他们认出这一家就是嘎尔谷的人。执勤的人展开口罩上方的眼睛表露微笑,两个孩子早已奔向了不远处一片用红瓦盖顶的新村,那次喜回家的背影像跑进了一片花地。两扇院门敞开着,南吉有些埋怨:再难也该在牧场多住两天的,卡点的人会怎么想呢?扎巴装作并没听到,他抱起门后的一捆干柴添入钢炉里生火,温暖屋子。厨房的梁架上挂了一排腊肉,走廊上堆着十几袋土豆和圆白菜。扎巴看着眼前的家,看着只三天时间就把脸冻红的两个孩子,只会放牧挤奶的他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烹饪的技艺。

南吉解下围巾,凑近钢炉边烤火取暖。她的心还在牧场的雪地寻找那一群不知去向的牦牛,预测着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情。扎巴的电话在衣兜里响着悠扬的弦子,他拿出电话接听,逐渐在额头皱起了一个“几”字。南吉问他,什么事情?扎巴并不说话,直到一家人愉快地吃完钢炉上炖煮的一锅腊肉和

土豆,他才开始在药箱里翻找止血用的云南白药、纱布和胶布。之后,他又用围巾包裹住头和脸出门去了,南吉追出去问他出门的目的。他说,有人看见那27头牦牛聚集在溪古上村,“沃吉吉”摔断了一只角,在流血,所以要赶去包扎。两个孩子听后,也匆忙拿起围巾裹住脸和头跟随扎巴去了。

南吉放眼散落在村庄里的各户人家,疫情使大家变得更加寂静安宁了。南吉觉得除了自己家,再也没有人会为另一处家畜养的活物担心了。但她同时又为这担心感到了充实。她觉得,作为牧人,山下有土地庄稼,山上有草原牦牛,是一件能让他们一家人持续充盈的生活境遇。只是此刻,她的心又为“沃吉吉”低沉着,她想象“沃吉吉”晃荡着饥饿的肠胃去接近村落里的干草,踩滑在冰雪路上,“咔嚓”一声摔断一只角的情景。“沃吉吉”要在冰上怎样笨拙地挣扎才能站起身来跟上牛群。南吉一直以为牛角是石头一样坚固的东西,有时牧归,她会手扶住走在最后那头牛的角一起走,像牵着朋友的手。有时又因为奶牛偶尔不顺从挤奶而用棍子打它们的那对角,她也打过“沃吉吉”的那对角,它会发出倔强的回音。南吉再也无法往下想了,她在茶碗里倒了半碗过年喝剩下的甜酒,啜饮两大口后,她像忘记了所有的忧伤一样哼唱起了那首感恩的牧歌,她的嗓音清脆没有起伏,流浪了几天的小黄猫一声不响地归来,蜷缩在她身旁。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用A4纸打印得工工整整的“剑水村及社会爱心人士爱心捐款捐物名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每个人所捐的物资,捐款共计14257.26元,落款时间为2月15日。据说有的村民小组捐的款额还没报上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民皆兵的战役中,国人众志成城,谁都没有掉队!我到村里时,是星期六的清晨,天气骤然降温,刮大风,并下起了毛毛细雨,但在负责义务做餐送餐的丁家坡小餐馆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厨房里,已经洗切好的新鲜蔬菜和肉片整整齐齐地摆在案板上。大厨老徐一个人正挥汗如雨地在做芹菜炒牛肉。厨房外,店老板小吴,小工小卢,志愿者老罗、老安,小唐、小杨,以及村里的周支书,正在用一次性饭盒打包分装已经炒好的饭菜。他们要赶在中午十一点半之前送到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都匀四一四医院)、都匀市高速公路北出口及附近值守的11个疫情防控卡点一线抗疫同志手里,让他们吃上仍然还热气腾腾的饭菜。这样的中晚餐每天大概要送110份左右。

这样紧张的送餐已经坚持20天了,并且是免费的。这8个人都是志愿者,不拿一分工钱。在文化馆工作的老安,因为与店老板小吴熟悉,也加盟进来,义务帮忙。除丁家坡餐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做餐送餐点在雷钵寨。由4名村里的志愿者负责。

剑水村是贵州都匀市的一个城中村,周边有小学、厂矿、住宅小区等,疫情防控工作也很重。剑水村全村村民3566人,11个村民组,7个自然寨,77名党员。由于周边土地都被征用于城市建设,村民们都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老年村民主要靠出租房屋和卖菜等小生意为生。年轻人则多在外面开店、开出租车或外出务工。

新冠肺炎发生之后,大年正月十一,也就是2月4日立春那天,就有热心的几名村民自发义务在微信群里倡导爱心捐款抗击疫情,村支书老周随后也在村里发起了向一线抗疫同志义务捐款的倡议,并建起了“剑水村抗击冠状病毒肺炎公益自愿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公示捐赠情况。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就捐赠自己家的大米、蔬菜、鸡蛋等农产品。村里的老百姓都很淳朴善良,短短10多天,就有800多名爱心人士捐款2万余元。现在,每天仍然还有爱心人士捐赠或是到小餐馆捐赠自己家种的蔬菜。就连一次性塑料饭盒,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

村支书老周带头捐了2000元。村主任老罗因为年前做了个脑部大手术,还在康复中,不能参与做饭送餐。他捐了500元表示一点心意,并随时与支书老周和志愿者们保持电话联系,不时也前来看望志愿者。

老周想,收到村民们的爱心捐赠款后,用来做什么呢?如果用来购买口罩、酒精、护目镜等抗疫用品,由于全国货源紧张,一时也难以买到。那就成立一个“抗疫

一个盒饭一片真情

□杨启刚(布依族)

炊事班”吧!直接把这些款用来买菜,加上村里的厨师又多,直接做好饭后送到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同志手中!

老周说:“看到值守人员每天风里雨里,吃着方便面,又不惧危险地坚守一线,真是不忍心!就想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丁家坡的这个点由家住长江花园小区的小餐馆老板小吴发起,店里的大厨老徐是西园村村民,小工小卢是良亩村村民,三人从2月4日开始买菜,第二天就做出了第一批盒饭送到一线。随后,老安也加盟进来!两天之后,村里又有4名志愿者加入进来。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变着花样的三菜一汤,并且做到卫生安全。每天都把做餐的过程用视频记录下来,发在微信群里。

那天中午11时,我与老周以及几位送餐志愿者驱车赶到高速公路北出口,一起把还在冒着热气的饭菜送到医护人员和值守同志手里。他们感动地说:“爱心餐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每天吃着热乎乎的爱心餐,不仅味道格外香,吃起来心里也暖暖的。这对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来说,不仅是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情义和感动。非常感谢他们的一片爱心!”

每天中午送完所有的爱心中餐后,已经接近中午一点。送餐志愿者们吃过午饭后,又将投入到下午爱心便餐准备工作中。

雷钵寨做餐送餐点由剑水村村民老杨、老孙、小周、小卢四人负责,送餐由其他多位同志负责。村支书老周两头跑,他每天早上7点钟就起床去村里设置的每个防疫卡点巡查,巡查结束后又分别到雷钵寨和丁家坡两个餐点协调帮忙。

2月15日中午,我与老周他们正在交谈时,小店门口又停下了一辆货车。大学生回乡创业者张启祥开车拉来一大堆蔬菜,有菜苔、莲花白、萝卜、西兰花、香菇等,大概300多斤。我问张启祥:“是不是你捐的?”他满面笑容地说:“不是不是!”原来,大家听说剑水村村民为抗疫一线同志义务免费做饭送餐,都很感动,就纷纷把这些蔬菜用袋子装好,叫张启祥开车送过来。这些都是好心人的一份心意。

老罗和小杨是村里的业余大厨,周边七村八寨的红白喜事上都会有他们挥汗如雨的身影。他们加盟做饭送餐志愿者队伍后,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老罗的妻子在捐了300元之后,也强烈要求参加志愿者队伍。她在买菜方面是个能手,市场上的菜价她了然于心。但由于担心参与的人多了,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感染,村支书老周还是婉转地回绝了她的好意。

最后,我问老周,如果群众捐的款用完了,怎么办呢?他想了想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一定坚持送餐到疫情结束!疫情不结束,我们决不收兵!更何况几乎每天都有村民不断捐物捐款,也足够我们抵挡一阵子了!”

当我详细问起“炊事班”所有志愿者的姓名时,他们憨厚、谦虚地跟我说:“在这么大灾情面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就不必写名字了吧!”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我驾车在嗖嗖的冷风中行驶在盘山公路上,行至石柱县境内的方斗山半山腰转弯处时,看到路边一排崭新的砖混结构楼房,在飘游的山雾里若隐若现。放眼望去,云遮雾绕的方斗山,千峰百嶂,巍峨壮观。

这排砖混结构楼房就是张仁华家。他所在的沿溪镇清明村,是重庆市石柱县最偏僻、边远、贫困的一个行政村,幅员面积29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山高坡陡路难行,土地贫瘠。居住在山上的村民以前几乎都是贫困户,张仁华家也不例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住在山上的村民每年春节一过,便家家户户下山借粮,常常只借却无法还,山下人不敢再借。每当看到浑身油黑、衣衫破烂的山上人背着背篋下来,家家户户便关紧门窗。贫穷,曾经像磐石一样沉重,压得山上人喘不过气来。

我是从重庆主城前来采访张仁华的。这个曾经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的山里汉子,如今在扶贫队的帮助下,发展中蜂养殖业发家致富,成了村里的脱贫致富带头人,被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

一下车,抬头便看到,张仁华屋后树林里,到处都是等距离整齐排放的蜂箱,十分醒目。陪同我采访的县检察院的同志把我介绍给张仁华。这个看上去40来岁、身高约1米8的汉子一脸憨笑,伸出双手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欢迎光临!”

随后,张仁华带我参观他的新房。三大间房子,乳白色的墙砖和地板砖闪闪发亮,室内崭新的冰箱、空调、彩电、热水器、现代化组合厨具样样齐全。楼上楼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房门前的坝子里停着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这样的生活居家条件完全可以与都市人媲美。

我为张仁华一家美好的生活由衷地高兴,感慨不已。这时,张仁华叹了口气,说道:“要不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住在偏远大山的贫困户的关怀,要不是扶贫队的罗队长巴心巴肠地帮助,我们一家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哪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呀?”

接着,他饱含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与驻村扶贫队长罗涌的故事。

50岁出头的罗涌是石柱县检察院的纪检组长,2015年初被组织派到沿溪镇清明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长、第一书记。一天,张仁华到村委会办事,正在值班的罗涌热情接待了他。两天后,罗涌到张仁华家去走访,看到他家里养有中蜂,但规模很小,只有30群。在与张仁华交谈中,罗涌发现他对中蜂养殖情有独钟,又有发展中蜂养殖业的强烈愿望。罗涌决定帮助他,并打算通过他带动全村贫困户养蜂,让方斗山上漫山遍野的五倍子花成为村民们养蜂脱贫致富之源。

蜜漫方斗山

□秦拓夫(土家族)

于是,罗涌四处奔走,询问政策。当他了解到市级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切块资金项目可解燃眉之急时,便积极帮助张仁华申办家庭农场,亲手做资料、跑手续。经过3个月奔波,终于把农场项目批下来了,使张仁华得到了22万元的项目补贴资金。

七月骄阳,酷暑难当。张仁华这个朴实憨实的山里汉子,在罗涌和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脱贫致富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他以贫困户的名义向当地银行贷款5万元,再向三亲四友借了6万元,加上项目补助资金,一次购进种蜂168群,带着家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罗涌紧接着动员全村贫困户发展中蜂养殖,并以张仁华建起来的养蜂场作为样板进行推广,还专门总结编制了《张仁华中蜂养殖技术问答》一书,深入浅出,简单易懂。村里的贫困户看到张仁华规模化的中蜂养殖场,创业激情如山火燃烧,不到一年,全村形成了张仁华、光美、馨园等多个规模化中蜂养殖家庭农场,养殖大户10余家。中蜂养殖产业很快成为清明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新路,使全村脱贫攻坚步入快车道。

张仁华虽然不失为一个中蜂养殖能手,但他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大山上,对外面一无所知,没有规模销售经验和渠道。他对罗涌说:“今年天气好,肯定收成高,预计产蜜1200斤没问题,但我不懂销售,想请罗队长帮忙。”

罗涌听了,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了解,罗涌发现县内不少企事业单位对优质生态蜂蜜需求旺盛,于是他拿着产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吸引了不少购蜜者。他还在方斗山上独创了“赶场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即通过赶集和扶贫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客商前往购买。先后有20余家企事业单位近300人次参与,不到一个月,张仁华第一批蜂蜜1100余斤销售一空,实现销售收入11万余元。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转眼到了2018年8月,一年一次的采蜜时节很快到来。张仁华这一年发展中蜂规模达到500余群,产蜜3000余斤,全村蜂蜜总量突破10000斤大关。产量大幅提升,销售成了最大的难题。罗涌根据以前组织“赶场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取得的经验,决定举办“方斗山采蜜节”大型推介活动。经县政府批准,采蜜节正式开幕。参展的除了张仁华外,还有山上10余家中蜂养殖大户和众多散户。仅采蜜节开幕第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就采购蜂蜜达2000余斤。在随后持续半个月的采蜜节活动中,张仁华的3000余斤蜂蜜和全村养殖户的蜂蜜销售一空,总收入超100万元,张仁华当年的蜂蜜收入30余万元,加上出售蜂群收入共40余万元。

经过几次“赶场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和“方斗山采蜜节”大型推介活动,方斗山生态蜂蜜声名远播,每年10月采蜜时节一到,各地客户潮水般涌来,十天半月,张仁华和养殖户的蜂蜜便卖得所剩无几。这彻底打破方斗山蜂蜜滞销困局,并使之成为全县康养生态食材品牌。

扶贫队的帮扶加上自我奋斗,张仁华这个生活在高山上的贫困户,不仅彻底摆脱了贫穷,还带动了全村10多户贫困户共同脱贫致富。石柱县委、县政府因此给张仁华颁发了“脱贫致富奋进奖”。

采访结束,离开张仁华家,山上下起了毛毛细雨,车轮碾着湿滑的路面,发出啾啾的响声,一阵阵山风吹打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嗖嗖扑进车内。我忽然闻到一股沁入心脾的甘冽香甜,弥漫在山野里和车箱里,我情不自禁朝窗外看去,公路两侧的山坡上、树林里、农舍旁到处都是木制方形的蜂箱,像传说中的金笼子散落在漫山遍野之中。

飞檐翘角挑起诗画情意

□姚静(彝族)

苍山雄伟,洱海柔美,山水相依的大理是一方天赐福地。

环洱海而居的村庄密集,北有双廊、江尾,南有下关、凤仪,东有挖色、海东,西有喜州、湾桥、城邑、七里桥等小镇……大大小小的村庄如星散落在大理坝子里,被一方肥田沃土环绕。青绿麦田,金色菜花,映日荷叶,澄黄稻穗,是村庄四季变幻的背景图,田园情韵缕缕不绝,触目之间是满心满怀的淡泊悠然。

居住在洱海周边的村民大都是白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服装、信仰和习俗,历经千百年深厚积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白族文化。

走进洱海边任意一个村庄,最醒目的是他们的房屋。白族人特别看重居住环境,省吃俭用,耗尽财力,也要盖一院心仪的宅子。他们把盖房起屋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白族民居建筑艺术是白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理多风,民居大多坐西向东,西风扑打到正房后墙上,朝东的门窗自守幽静,有“风吹不进屋”的说法。大理多石头,人们就地取材,房屋墙基都由石料筑成。“石头砌墙不会倒”成了大理白族民居的特点之一。白族民居一律是青瓦白墙,青白这两个颜色,最是素雅大方,不喧嚣,不张扬,一眼望去,端庄高远之美悄然而起。

大门是非常讲究的,它体现着一户人家的风貌。一般在大门上方建盖一大二小两层屋顶,多为一门三顶,一高一低的样式。层叠的屋顶盖上青瓦,饰以瓦当,两端优雅翘起,线条流畅,像飞燕的翅膀,即所谓“飞檐翘角”。屋顶下是斗拱,装饰着泥塑、木雕、彩绘、石刻或砖雕等多种技艺组合成的吉祥图案,精雕细刻,不厌其烦地层层榫接。这样的门楼有一个别致的名字“三滴水”,意思是雨水从门楼上层层而下,要经过三次滴答才落到地上来。

站在这般精致华美的门楼前,仿佛听到雨水滴答的声音,诗意氤氲。

走在洱海边的村庄里,走过一道道大门,或富丽堂皇,或古朴大方,或端庄典雅,它们彰显着本地匠人高超的技艺和主人的审美情趣,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照壁也是白族民居里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

照壁位于主房正前方,是一面青瓦覆顶,两翼微翘的墙壁。照壁有内外两侧,其边框装饰与题写内容也不尽相同。内侧照壁飘逸灵秀的挑

檐下,用方形、菱形或扇形的淡墨诗画装点,两侧也饰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中央最醒目的位置,可镶嵌一块图案精美的大理石,也可写一个斗大的“福”或“寿”字,以寓福寿安康,还可绘制一幅清雅的山水墨山水画,书画相配为庭院增彩。内侧照壁下方,一般为花台,绿叶红花衬着水墨照壁,优雅灵秀之感顿生。照壁外侧在院落之外,其下方设有花台,主壁中央常常题写一些字,或龙飞凤舞,或遒劲大气,或端庄秀雅,尽显中国书法之魅力。题字内容大多来自历史典故,且与主人家的姓氏相对,所以在大理的村庄里看到了照壁的题字便能知晓主人的姓氏,比如“清白传家”源自东汉杨震清白为官的故事,在照壁上题写这四个字的人家姓杨;“青莲避风”寓意子孙后代像李白一样,饱读诗书,才学满腹,题写这四个字的人家姓李……从中不难窥见白族文化对汉文化的积极吸纳,足以体现其善于学习和包容的情怀。

木雕在白族民居里运用广泛,梁枋、门窗大多选用樟、榿、栗、松、黄杨等上好木材,精雕细刻出花卉鸟兽、人物山水或吉祥图案,无一不栩栩如生。窗户和堂屋格扇门大多采用镂空透雕,有利于采光和通风。阳光和花香从镂空格子里星星点点、丝丝缕缕透进来,满室灵动温馨,这才是家的模样和感觉。

白族人喜种花木,亲近自然,几乎每户人家的庭院里都栽种着花木,有茶花、兰花、月季、桂花、竹子、罗汉松……一院青绿,嫣红姹紫。

白族民居不止是一幢遮风蔽雨的房子,一块基石,一片瓦,一根梁,一扇窗,一道门,一方照壁,几个镂空图案,数笔彩绘装饰……都在述说白族人民的智慧。生活的美与精致,尽在飞檐翘角挑起的诗画情意中。

